●責任編輯：雨竹 ●版面設計：余天麟 2025年8月11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香港蝦王畫家葉永潤 願千家萬戶共享藝術愉悅

上世紀畫壇大師齊白石筆下的蝦栩栩如生，堪稱一絕。若用時下語言表達白石老人畫蝦的水墨技巧，那就是「已達天花板高度」。蝦已是他代表性的藝術符號，自然成眾多後輩仰望學習的標杆，香港東方書畫院執行院長、書畫家葉永潤就是其中一位，葉永潤畫蝦已有60多年了。有書畫評論家形容，葉永潤目前畫蝦的功力已爐火純青。他畫的蝦，無論寥寥兩三隻或上百成群無不活蹦活跳，游弋紙上。他的蝦作品在東南亞、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國被多家藝術館收藏，美國紅木市市長朱健文和三藩市市長皆收藏了他的蝦作，還稱他為「香港蝦王」。

掃碼睇片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

●葉永潤在工作室內創作。

葉永潤應邀受訪時在記者面前即席畫蝦和竹，而且很快畫完，蝦非常生動，竹也很自然，這表明他功底深厚。

「我畫蝦已有60多年了，少年時喜歡在磚塊上塗鴉，畫士兵、坦克車，被老師讚賞；中學時學校搞宣傳專欄，海報設計、插畫都找我，算啟蒙期。後來見到齊白石畫的蝦就迷上了，長大後去畫展觀摩，去看真蝦游水，在學習白石老人的基礎上鑽研畫蝦，加上我有跟大師吳子復學書法的功底，做到手摹心追，目前是可以用筆墨即席快速畫蝦和竹，無花無假。」葉永潤笑笑口說道。

「畫蝦我注重質感和動感，我在中國畫技法基礎上加入西方油畫近大遠細的透視效果，便有質感。我畫蝦身是有透明感、動感，畫出的蝦富有彈力。我會將蝦在水中游弋的神態畫出來，讓蝦躍然紙上，便能達至形神兼備。」

葉永潤續說：「畫中國畫少不了畫梅、蘭、菊、竹四君子，我是向古代畫竹的名家學習墨竹畫法，特別是宋代的蘇軾、鄭板橋、文同等，不過除了學前人的東西也要加入自己的東西。我曾去了三個竹林實地觀察，細看竹的生長形態，看竹幹、竹枝、竹葉的配搭。畫竹最重要的是要體現出竹的勁節和飄逸，古人形容：竹就是要具高風亮節的風格。竹幹要有勁力，竹葉似利劍又帶濕潤感。」

筆墨技法可應時代轉變

除了畫蝦畫竹葉，葉永潤也畫花鳥山水、熊貓、人物。由廣州來港定居後，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獨到。他的水墨畫能把握時代脈搏，體現時代精神。新冠疫情期間，他創作出《關愛老少》和《玉觀音》兩幅作品，雙雙獲獎。

「《關愛老少》的創作是通過一老一少二人的眼神和肢體語言互動，營造成一種輕鬆愉悅的氣氛，讓觀者消除對接種疫苗的恐懼心理。《玉觀音》的創作源於我了解到白衣天使須穿着幾層防護服，強忍各種痛苦和艱辛。他們須承受超過平常人的高強度工作量，夜以繼日地工作，拯救他人生命，當有菩薩心腸！」

葉永潤認為藝術是「各花入各眼」，「各人喜好不相同，肯定有偏好。個人認為筆墨技法可變化，內容亦要隨時代脈搏走。我曾在內地畫政治漫畫，畫與工農業宣傳有關的很正常。」

葉永潤認為，透過藝術向世界說好國家故事、香港故事是很好的傳播方式。他畫香港的紫荊花也有特別的心得，「畫紫荊花不能一朵兩朵，要畫一棵樹，開滿燦爛的花朵才有氣勢，體現欣欣向榮的景象。我畫紫荊花既用中國水墨勾勒線條又加上彩色，我稱為彩墨畫。未來我希望多畫香港元素的畫。海邊建高樓大廈是香港最大的特色，我打算畫出香港新八景。我也鑽研畫熊貓，看很多熊貓視頻，掌握其神態動作，希望能做到畫蝦的水平，要達到質感、動感都好。有文創公司找我合作搞青花瓷畫，我也樂意一試。我樂於推廣和傳承藝術，希望見到中國藝術進入大眾的生活中，走入千家萬戶。」

●葉永潤作品《關愛老少》 受訪者供圖

●葉永潤筆下的紫荊花很是燦爛。 受訪者供圖

●葉永潤畫蝦的功力深厚。 受訪者供圖

受訪者供圖

在書畫世界追求自我提升

葉永潤也寫書法，其隸書技巧師承有廣東隸書「教父」之稱的吳子復。

「我學書法是因爲字太醜，我爸爸字寫得好漂亮，每年幫人寫揮春。他說我在畫作上寫的字太醜了，像蒼蠅沾在畫上，大煞風景。後來我決意學書法，書畫同源也需要學的，一幅畫好看，題字不好也失色。後來出來工作，遇上在文物收藏部工作的幹部，他認識吳子復大師，引薦我跟吳大師學隸書，我在名師指導下有了基礎，再學行書、漢簡……我寄情書畫幾十年，已經融入血液了，開心與不開心都會寫書法、畫畫，當作愛好不求發達，希望有人欣賞。」

「慶幸我一直都有正職，專業是金屬機械製造工匠，不愁生活費。我畫畫、寫書法、篆刻、浮雕，都不會強求自己的作品成爲收藏級，畫花、鳥、蝦都視作觀賞性，爲我們家居保壁，爲家庭增添愉悅。喜愛美的東西是人的天性，一個家裏有書畫布置增添美感，也代表了這家人的文化素養，對下一代成長也有好的影響，終身受用。人若醉心書畫就沒時間想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學壞幾率低。我也會教學生書畫，先練書法線條。寫好書法再教畫畫技巧就容易上手。」

葉永潤謙稱自己就是一個書畫藝術愛好者，走進書畫藝術世界超過60年，追求的是自我提升，不高攀各種權位。不管是藝術層面或商業層面，他都是在享受創作過程，早已將書畫藝術與生命結合，是中華文化藝術的擁護者。他讓人知道，只要心無雜念地創作，自然可以達到想要的眞善美境界。

▲葉永潤到中學教學生們書法。 受訪者供圖

◀葉永潤畫的熊貓憨態可掬。 受訪者供圖

婉轉啼鳴現金箔紙中 「花鳥金語」由古生新

日本金箔藝術家深沢尚宏正於海港城美術館進行其首次香港個展「花鳥金語：Golden Whispers」，帶來逾20幅兼具日本傳統花鳥畫意境與當代創意風格的畫作。

深沢尚宏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享，他很開心來到香港這座中西文化融合的國際都市舉辦個展。這也是他首次在海外舉辦個展。「我本次展示的各個作品運用了多種創作手法，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新的風格，我認為這種模式和香港的文化背景很相似。」在深沢尚宏看來，此次來港也將對他日後的創作產生很大影響。

金箔畫是深沢尚宏最常實踐的創作形式，創作過程很考驗藝術家的耐性。每創作一幅作品，深沢尚宏都要先用膠及工具，將一張張金箔紙小心附着在畫布上，待其經一至兩天乾透後，再進行後續創作。而藝術家本次展出的最大幅金箔作品（240×130公分）《Bird and Lotus》的創作用時為兩個半月。

深沢尚宏分享，用金箔作畫的技巧由他自學而來，「2004年，我在東京美術館見到江戶時代畫家圓山應舉的金箔畫，深受震撼。最初只是強烈憧憬並想模仿他的作品，但在持續的創作過程中，我逐漸融入個人風格，最終形成現在的樣貌。這種重新詮釋並非刻意為之，而是從我內心自然湧現的結果。」深沢尚宏起初曾嘗試用電子軟件模擬金的質感，「但是不論如何打印，畫面都沒有那種金的光亮，所以我開始用實體金箔作畫。」

深沢尚宏筆下的鳥類常頭戴花朵，身體也覆有植物紋樣。這是因為藝術家一直都欣賞古典花鳥畫的華美，但按照常規形式創作的花鳥畫總是欠缺點綴爛感，因此他在鳥身融入花卉紋樣，並為其戴上「花冠」。這讓畫面上的鳥類變得典雅又俏皮。「我最初主要畫花卉，後來嘗試加上鳥，發現畫面更好看了；再後來，我又試着將花紋加到鳥身上，畫面又更漂亮了。」

用鉛筆及其他畫具創作水墨畫風格的作品，也是深沢尚宏的創作特色之一，亦富有當代創意。為打造畫面上的層次感，同時讓觀眾獲得耳目一新的觀賞體驗，藝術家還在作品中添加了岩彩，這也使得畫作更富肌理感。

深沢尚宏曾嘗試畫鳥類以外的動物，但效果都沒有很理想。他雖希望再嘗試以自己的風格呈現龍、虎等動物，但又認為這些動物似乎和花朵不夠搭配，因此仍在考慮新的創作題材。

此次展覽還特設了由東京老牌玩具廠OBITSU製作所、金澤百年金箔品牌「箔座」聯手打造的限量版金箔Obitsu Kewpie娃娃，共三種尺寸；產品由資深工匠以純金金箔逐片手工貼附而成。日本主辦方將撥出部分收益，用於支援日本能登地震災區中堅守傳統工藝的匠人。 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●深沢尚宏與他此次呈現的最大幅畫作《Bird and Lotus》。

●深沢尚宏《Rose and Parrot》

●深沢尚宏《Parakeet and peony》

畢加索逾140件原作澳門首亮相

「畢加索：縱情尋美」展覽正於澳門上葡京綜合度假村二樓220展廳（南門）進行，由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（澳娛綜合）呈獻，是「藝文薈澳：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2025」的特展之一。

展覽呼應「藝文薈澳2025」主題「嗨，你幹甚麼來了？」，於即日起至10月26日展出逾140件來自Museo Casa Natal Picasso的畢加索傑作，涵蓋繪畫、版畫、陶瓷、手稿、插圖等多種媒介，透過展示畢加索這位二十世紀藝壇巨匠的多元創作風貌，引領觀眾深入認識其情感世界，以及其對故鄉安達盧西亞的深厚聯繫。

●畢加索《身穿條紋緊身胸衣的人物》1949

重點展品包括：畢加索為伴侶創作的《身穿條紋緊身胸衣的人物》；描繪其五歲女兒的《帕洛瑪和她的娃娃，黑色背景》；畢加索陶瓷作品的典範之作《騎士與馬》；重現藝術家工作室的《拾起畫筆的畫家及戴頭巾的模特》。展覽共劃分為七大主題展廳——「美學」，探討藝術家對傳統美學的挑戰與重塑；「神話」，展示畢加索「優秀藝術家模仿，偉大藝術家剽竊」的創作思想，聚焦他如何從古典藝術中汲取靈感，並以現代角度詮釋神話題材；「鬥牛」，透過鬥牛主題作品，揭示畢加索對西班牙文化的深刻情感與象徵運用；「女性」，呈現畢加索生命中的重要女性如何成為其創作繆思；「陶瓷」，展示藝術家晚年的陶藝創作成就，展示畢加索如何以「先學懂規則，再打破規則」的態度，將日常陶瓷器皿提升至藝術高度；「技巧」，匯集版畫、蝕刻等多元作品，彰顯畢加索「我總是做不會的事，好讓自己學懂該怎樣做」的創作哲學；「十大經典」，精選十件代表作品，呈現藝術家的創新精神、對家庭與傳統藝術的熱愛，以及其幽默哲思。

展覽以沉浸式互動體驗作結，觀眾將化身「創作者」，透過互動裝置在解構和重組之間，發掘屬於自己的藝術軌跡。 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圖：主辦方供圖